

桑園讀書記

鄧之誠著

鄧之誠著

桑園讀書記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桑園讀書記

鄧之誠著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56 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117·850×1168精1/32·3⁵/₈印張·67,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3,000 定價：(7)0.48元

目 次

祁忠敏公日記	(一)	大名府賦役全書	(卷)
一山文集	(二)	雅園居士自序	(六)
法壇見示	(三)	客越志	(六)
石園文集	(四)	弱水詩	(七)
明夷待訪錄	(五)	使楚叢談	(九)
海東逸史	(六)	西河合集	(九)
西塘鄭先生集	(七)	受宜堂宦游筆記	(八)
陸龜雲先生驗封礦洞	(八)	柏葰自訂年譜	(九)
紀略	(九)	水雲集湖山類稿	(九)
湘軍記	(十)	鴻臚寺志略	(九)
乾隆十七年廷寄	(十一)	日知錄初刻八卷本	(九)
鉢吟全集	(十二)	蟫窠集	(九)
變雅堂集	(十三)	半軒集	(九)
抱朴子	(十四)	廣陽雜記	(九)
水東日記	(十五)	過庭隨筆	(九)
	(十六)	不愧堂刻奏疏	(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解題之作。始于晁陳。至四庫提要。辨體例。糾謬誤。而愈精矣。其薈萃事目。以備遺忘者。則爲類事。二者各有藩籬。若不可合。妄意以爲若爲敘錄。當撮其內容。使未讀是書者。稍明塗徑。且知某事見某書。爲較切實用也。辛巳之冬。太平洋戰起。橫被陷穿。及其釋係。已歷半載。遂卜居成府村。閉門忍飢。不與人事。日以讀書自遣。雖不免龐雜。而一書必貫徹首尾。有足參稽者。間附己見。恆題于書眉。或別紙書之。不忍捐棄。暇日擇錄爲一卷。蓋幾幾乎合提要劄記而爲一矣。有人每得一事出處。自詡發明。而薄之者。則謂固在書中。俯拾即是。皆不免過甚。書貴細讀。尤貴慎思。始不遺不漏也。越十有三載。重勘一過。復有增省。是爲今本。乙未夏至鄧之誠識。

桑園讀書記

祁忠敏公日記

祁忠敏公日記六冊。民國二十六年八月紹興修志會印行。自崇禎辛未七月迄弘光乙酉閏六月殉節前一日。先後十有五年。首尾無闕。曰涉北程言。棲北冗言。役南瑣記。附巡吳省錄。歸南快錄。林居適筆。山居拙錄。自鑒錄。棄錄。感慕錄。小挾錄。壬午日曆。癸未日曆。甲申日曆。乙酉日曆。凡居官居鄉。從政爲學。事親交友。無不記之。惜稍嫌簡略。且友人多稱字號。今皆不識爲何人。然亦有足資參稽者。記南都建國甚詳。最有關係。局中之言。足破誣罔。大約馬士英挾福王自重。四鎮以迎立爲功。不容陪都諸人再持異議。故士英首言已傳諭將士。奉福藩爲三軍主。而諸大帥且勒兵江上。以備非常。迨旣已監國。而撫寧侯朱國弼。同四鎮出揭。以入朝討賊爲言。高杰劉澤清則要史可法過江共議。蓋疑別有所立。且欲借立潞以挫東林之氣。爲將來爭政張本。自崇禎之末。兵帥驕橫。不聽朝命。是時高杰最强。爲四鎮之首。本出招降。再有反覆。禍變立至。故可法諸人。惴惴不敢多言。唯極力推戴勸進。以示無他而已。忠敏爲可法劃策。以閣臣督師。推其意不過欲使爲馬用者。轉而移之于史。則馬不難制。至可法欲去詔中起廢除逆案字樣。則明知廢籍中人。已混入迎賀。有捲土重來之勢。不可復遏。不如寬一面之網。是皆忠敏所記。其記福王復可法書。言止欲避地浙東。詣孝陵避走御道。比勸進辭讓。謂人生以忠孝爲本。今大仇未報。是不能事。

君父遭慘難。母無消息。是不能事親。富與貴是人所欲。貧與賤是人所惡。但于義不可。又諭東宮與永定二王。或在賊中可致。且桂惠瑞三王。皆本王之叔。聽諸先生擇賢迎立。言間涕泣。再勸進。傳旨暫領監國。三勸進。手書批答。仍止監國。忠敏奏請出都督催王遜謝不遑云。此等事與諸大老商之。及安撫辭朝。王諭衆位先生所到地方。必實實興利除害。使民沾實惠。不得徒事虛文。忠敏以正人自居。而不絕人過甚。如王時敏楊士驥輩。皆有往來。識錢謙益瞿式耜亦不與之過暱。故士英欲大用之。此皆日記中時時可見者。使得居朝端。或居可法督師之地。或能調和將相。及諸黨人間。俾南都不至遽亡。日記首坵王思任所爲忠敏年譜。道光中梁廷柟又從而增省之。思任似會見日記。而記載錯謬。序後裔甚略。先世尤紊亂。廷柟則讀書不多。未足以正思任。而督誤至不堪指摘。尙不如杜春生所輯祁忠惠公集。爲得其實。祁彪佳凡得三證。晉王曰忠毅。唐王曰忠敏。清曰忠惠。杜春生未見日記。而得見家乘也。此本爲紹興修志會得之梅里忠敏十一世孫允敬。允敬跋有云。終清世二百年中。唯平景蓀刻公集數卷。此則甚誤。步青所刻爲寓山注。刻祁忠惠公遺集者。杜春生也。卷一奏疏。卷二序記雜著。卷三揭稟書判語。卷四行略塔銘祭文經義。卷五救荒全書小序。卷六救荒雜議。卷七寓山志。卷八越中園亭記。卷九詩詞。卷十附錄明史本傳行實遺事世系。而附以附編商夫人錦囊集。祁昭華未焚集。祁奕喜紫芝軒逸稿。書刻于道光中。不惟祁氏後人不之知。即平步青刻寓山注。亦未一言及遺集。則傳世甚稀可知。之誠所得者無尗編。有道光壬寅所增遺集補編。及捨書墨蹟。與目不符。然書末有道光十二年壬辰春生跋。僅言釐集爲九卷。附錄一卷。不言附編。而卷

首有道光十五年吳傑序。則言以公配商眉生夫人。及二子理孫班孫。長女德淵。第三女德瓊。季女德蘊。長子婦張德蕙。次子婦朱德容。一家眷屬之詩若詞。編于集末。又與目所列者不類。豈之誠所得者偶佚。坿編。抑當時本未刻此耶。按忠敏三女載之明詩綜。誠如吳傑所舉。即西河祁湘君催粧詩序。所謂楚纓趙璧。原注。奕。慶。援婦誠以著書。敬英修媯。原注。湘君姊。案此皆諸女之字。西河所爲姜桐英墓誌銘。以敬英爲名。亦誤。樂諸兄之同硯。是也。然西河撰祁夫人易服記云。予少至東書堂。時夫人從母商夫人學詩。而以予通家子。每出諸閨中詩。屬予點定。以故每讀夫人詩。而爲之賞之。其後與先生倡和。更名靜好集者是也。今商夫人已即世。東書堂已毀。當時所點定詩已俱散失。靜好集已殉棺去。果如西河所言。則諸女詩已無存。千頃堂書目。有祁德淵靜好堂集一卷。未必眞見其書。自來大家閨秀。即有吟咏。戒勿外傳。偶或流傳。亦零篇斷句。不足以充卷帙。西河與徐仲山摯交。然求其室人商景微之作。竟不能得。當時如午夢堂集。實非數見。西河刻其女弟子徐昭華所作。坿之西河集後。更爲例外。故閨閣之詩。最爲難求。或春生求而未得歟。坿編之目。有祁昭華未焚集。祁氏諸女名字俱無作昭華者。昭華者。徐仲山之女。其集一卷。名徐都講詩。在西河合集。豈列目誤徐爲祁耶。後又見一本。有附錄三種。爲商夫人錦囊集。祁德瓊未焚集。祁奕喜紫芝軒逸稿。列目亦已改正。然後知之誠所蓄者。爲初印本。欲附三種而未得。非偶佚。及後得之。始續刻成完書也。日記之末。有紹興修志會跋。謂祁氏後人存忠敏遺著。共有按吳題奏全稿十八册。還朝疏草。坿揭帖稿一册。撫吳疏稿二册。西臺疏草二册。按吳疏草三册。莆陽票牘三册。莆陽詞語二册。莆陽勘語一册。莆陽讞牘十三册。莆陽

雜錄二冊。按吳牌示稿一冊。按吳檄十冊。按吳審錄詞語十四冊。按吳詳語十四冊。按吳政略六冊。莆陽尺牘十七冊。遠山堂尺牘七冊。按吳尺牘十三冊。里中入都尺牘三冊。都門入里尺牘六冊。林中尺牘六冊。里中尺牘十冊。里居越言十二冊。里中書稿一冊。還朝書稿一冊。在朝書稿一冊。奉差書稿一冊。詩集一冊。文穉一冊。辛巳越中荒記一冊。日記十五冊。祈雨禱文一冊。遺言遺囑一冊。寓山志一冊。救荒全書十八冊。凡爲書三十五種。三百年來。守而無失。可謂孝子賢孫。果能繼續印行。其有裨於考訂明季史事。當更較日記爲有用。未知年來蕩爲灰塵否。

一山文集

一山文集。題元進士翰林院檢討東安李繼本撰。孫容城儒學教諭伸編次。福建侯官縣儒學教諭臨川黎公穎校正。卷首有門人李敏序。景泰癸酉黎公穎後序。敏稱繼本登至正丁酉科進士第。未幾中原俶擾。遂隱居不仕。敎授河朔間。公穎稱繼本爲學士。承旨楚國公。仕瞻之子。今按本集柳居圖。有自持御史節句。是釋褐後曾官御史。送武先生歸里序。有乙卯之春。延興以講學典邑。校于涑語。送永清稅課副使胡彥中秩滿序。有予以洪武丙辰春。典邑學于道。明年秋得告歸里。是入明後。曾兩爲學官。東安凡三屬順天。一屬永州府。一屬羅定州。集中屢言其鄉之漢水。峴山。縉山。考六朝郢州西陽郡。有東安縣。繼本所稱之東安。當是古地名。在今湖北境。公穎乃稱爲中州大儒。何耶。公穎又稱其素以文名。所作甚富。于千百中僅存七八。今其集凡九卷。一二卷爲詩。三四序。五記。六傳。七文贊。哀辭。八書說。九雜著。編次頗草。

草。五律中和睦公九日韻及往房山二首皆重見。盧龍五言二首誤合爲一。入五言長律。且起五律二首。水閣夜坐五絕二首俱誤合爲一。此本尙是明鈔。錯訛幾不可讀。聞沈子培昔年有此書。不知今尙存否。繼本文不入格。詩未脫摹擬之迹。詩文多作于洪武紀元以後。繼本初名延興號臥雲子。此書二卷之後。有一印。白文吳郡城隍廟東偏寶是堂徐氏書畫記。不知屬誰。疑是明時賣書籍字畫市肆。

法壇見示

石雨禪師法壇見示二十卷。一至八語錄。九示衆。十機緣。十一頌古。十二贊。十三法語。十四十五詩偈。十六序記銘跋。十七疏。十八書問。十九佛事。二十祭文雜著。石雨行狀。石雨爲洞宗三十三代。自號斷拂子。爲曹石倉祁虎子頂禮。今接祁忠敏公日記。歸南快錄乙亥九月十五日云。午餘方抵桑原。步入顯聖寺。道逢驟雨。衣履盡濕。以僧衲易之。與石雨師坐話于方丈。觀其天華語錄。晚聽石雨師小參說法。予已就枕。石雨師再談于榻前。良久方去。其提醒予者甚懇。愧不能承領。十九日共步溪邊。值石雨師遣侍者來訊。且惠以饅餅。令下一轉語。予答以轉語未能。但飽餐之。覺實地受用耳。林居適筆丙子正月十四日。石雨師過訪。坐談于醒菴。偕至寓山。時何芝田季超兄亦在。石雨師提醒予者甚至。四月初八日。值石雨師在密園。予詢以赤子入井一段。宋儒言觸物而感。予謂有物可觸。物與我又成對待。如何是一體。辨難至夜分始罷。初九日石雨師別。與爲寓山七日之約。十三日石雨師至。談法甚暢。師勘驗人學問。于章凝如性光充滿處。未爲許可。十四日與石雨師披閱楞嚴經。師于經中緣所遺者。講解與諸說異。十五日石雨

師別去。觀其踪迹。可謂至密。此本爲順治六年南藏本。乃冊末不署年號。僅題歲在己丑春王正月。軒關道人識。不識何人。或儒而奉佛者也。體例略似文集。故不以語錄名。石雨本能詩。雪峯寄曹能始居士云。登幾重雲天幾重。長年無夏那知冬。衲衣一種高寒色。山外憑人想雪峯。考亭書院見梨花云。玉雨香飛趁霽游。高人自起理茶甌。靈溪風古連書院。千樹梨花千樹侯。俱遠邁有致。非純逗機鋒者。其乙酉中秋苦雨云。一雨逼中秋。况當多難日。濕烟揮涕眦。薄粥委飢質。鼓戰轟溪聲。兵交迸岩石月掩霄漢間。僧亦誤良夕。除夕贈適園主人云。是處靡寧日。憑舟去若雲。村深諸籩遠。別業一香焚。鷄犬能無恙。干戈付不聞。未疑僧乍到。却喜歲將分。居山云。雖則深山亦不寧。草衣木食尙堪撐。古人爲道尊清寂。我獨偷安避戰爭。呼吸光陰真可惜。死生大事豈無驚。曾聞有片閒田地。得者方知不染情。是時南都新破。東南雲擾。雖誓不出山。活埋爲計者。亦不獲寧處如此。

石園文集

萬斯同石園文集八卷。四明叢書本。有馮貞羣題記云。得遺稿二册。不分卷。書根有石園藏稿四字。首列劉坊所爲行狀刻本五葉。板心題萬季野先生集。魚尾下刻卷八。目後有男世標子建校梓一行。蓋其子編定。欲刻而未果者。其文爲羣書疑辨所無者。爲卦變考。及書序紀傳十六篇。詩爲續甬上耆舊集所無者五首。足以補此集者六首。馮因分此集爲八卷。故題爲石園文集。今按卷一爲詩七十一首。卷二鄧西竹西詞五十首。卷三禪說八首。卷四卦變考。卷五題跋書後凡二十七首。卷六雜考之類十五首。書序十

二首。卷八紀傳及宋遺民廣錄訂誤凡五首。分合次第頗無意義。不過據行狀八卷之目。強足之耳。何如即以石園藏稿付刻之爲得耶。首列萬季野先生墓誌銘。後闕一葉。不知何人所作。有崇禎初先君子與妻東二張先生倡復社。又有余遭先君子之變。創鉅痛深。嘗屏人野哭。與舉世隔越。季野乃出而應當世之求。是故踪蹟乖互。積不相聞。今老矣。距季野之沒。垂二十年。又有余惟季野以布衣從事。負時重名。其不使余得附于末契者。正坐是也。語氣絕峻。于季野出應當世之求。負一時重名。以布衣參史局。皆不在許可之列。據行狀。子一世標廩膳生。孫二承祐。人敵。尙幼。墓誌則謂子一人。即世標也。孫四人。人英。人敵。人傑。人瑞。不以廩膳生稱世標。亦見下筆不苟。季野生於崇禎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戌時。卒于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初八日辰時。卒後二十年始作誌。則當在康熙末矣。其人必老壽。逾八九十。乃以其年及其事求之。以爲必揚无咎所爲。證之鮚埼亭集果不爽。无咎廷樞之子也。避不與人往來。其品誼尙應在徐俟齋之上。季野後人必以誌石委之。殆當時舊人已盡矣。季野自己未入都。先後二十四年。未一南歸。先客徐乾學家。爲之輯讀禮通考。徐放歸後。爲張玉書陳廷敬所留。居江南館。大約以後皆爲王鴻緒纂明史藁。一生事業盡在此矣。爲學推崇宋儒。見解多偏。史學考訂亦未精純。歷代史表疏漏甚多。所爲石經考。不信漢一字石經。妄意解爲三體。各爲一碑。恃脰可笑。唯熟於萬曆以後史事。黨局縱橫。尤所究心。當時實無第二人。至以實錄正野史之謬。最爲有見。同時顧亭林持論亦頗相同。竊意實錄正野史之悠謬者耳。其不悠謬者。何可廢耶。且季野唯就有明一代言之。若清代。并悠謬者而無之。專恃實錄官書。而不

冥搜私人紀載。亦未爲得也。故之誠于有清史事。則實錄國史方略紀略三通會典之外。更徵及則例檔案文集方志。更窮搜舊聞遺記。尤重八旗人著述。唯在鑒別取舍如何而已。及讀季野與范筆山書所論。乃愈自信其所見。不背前賢。季野身經國變。故其詩念亂傷離。多蒼涼激楚之音。如寄五兄公擇云。飲食不求精。冠裳不求好。但求免飢寒。骨肉常相保。如山中飲酒贈黃直方云。試問東鄰賣藥翁。出世何如在山好。如寒松齋即事云。身賤思游俠。時危擬息交。蒼天不可問。且此守吾巢。如述懷云。白柄長鎌生意足。黃冠短褐古心存。如秋懷云。斗室但求容膝穩。百年敢怨布衣單。如贈鷗鵝先生云。回首英雄多澤畔。平章泉石得長閒。如寄姪貞一問金陵舊事云。宮殿淒淒宿暮鴉。建康城裏日堪嗟。禁中已是他人住。莫問當時百姓家。皆可見其心事。又有軼事足徵者。寄七兄允誠云。還將餘力工篆刻。古雅多爲人愛惜。鄧西竹西詞云。宋室奸人骨一坯。注云。王次翁墳在西郊海會寺側。又云。若非王氏傳家錄。誰識奸謀由此人。注云。次翁本濟南人。從高宗南渡。遂家于鄞。官參知政事。爲秦檜心腹。撤三大帥兵。召岳武穆。皆其謀也。詳見王氏家錄。即次翁自撰。又云。往代光溪會設州。至今民尙此中稠。商人解弄三絃子。婦女能梳五鳳頭。又云。獨喜鄰村蠶事修。一家婦女幾家休。織成廣幅生絲絹。不數湖州濮院綢。注云。明時蠶利大興。今唯林村不廢。此集從甬上耆舊集補詩五首。爲放歌行。燈下懷人。閒居二首。寄友人。詩格輕倩。與季野他所爲詩不類。本集不載。安知非謝山誤收。遽以補入。恐爲非是。其文皆有爲而作。所存不多。而一巒可以知味。終以讀國史諸篇爲最精萃。鄭寒村序季野之詩。謂爲未工。而甚稱其史學。季野以史學名家。明清

兩代。究爲第一人。無人可以匹擬。即弇州亦望塵莫及也。

聞有藏季野文集稿本者。又某人嘗刻石。國遺文一卷。安得好事者。合輯重刻之。

書倪文毅傳。後世言張居正爲相。摧抑天下之士。士之取入學校者。每邑不過數人。甚者止于一人。以爲居正阻抑賢路之罪。不知當弘治時。倪文毅岳爲宗伯。雖大縣不過七八人。不獨居正爲然也。之誠案。有清爲籠絡人心。屢增舉額學額。後復以捐資而加廣之。鄉試之年。先試遺才。幾無不可入場之生員。科考同于虛設。人文遠不如明之盛。殆由于此。光緒初。陳寶琛督學江西。請減學額。深得作育之道。竟格于部議不允。蓋有識者甚少也。

書梁文康儲傳。若陳建之通紀。實文康之弟億所作。故多譽兄之辭。然則通紀爲梁億撰。而陳建尸其名。他人從未有說。當再考之。

讀劉宇傳。吾聞嚴嵩父子之初得政也。以得資百萬爲願。斂之久而後滿。數爲大宴以自慶。後則數年而舉觴者再三。之誠案。此皆流傳過甚之辭。嚴氏父子固貪。縱使多金易致。而數千萬之金銀。搬運頗爲不易。道途中亦難掩衆人耳目。昔時計富。每以百萬爲極。非必真有此數也。終疑冰山錄一書爲妄作。

書陸給事鳳儀。王御史爾止。劾胡宗憲疏後。國史無傳。繼也。結羅龍文爲死友。以藉其彌縫。又讀許論傳。委身嚴氏。頗以溺職聞。

讀國史何鼇傳。嘉靖間。刑獄之冤者。無如楊員外。張司馬。李中丞。及楊給事。李冢宰。乃皆鼇爲司寇時所定。是時職邦禁者。唯劉訥于王聯一役。稍能執奏。其他如鄭曉之于楊順。阮鹗。黃光昇之于海瑞。或出或

入。皆不免于執法。又寧獨一鼈也哉。

書從吾錄後。從吾錄匪人吳玄之所輯也。凡萬曆中小人攻君子之疏。無所不載。未復爲說以揚之。而當世君子多爲其所搥擊焉。當神宗之際。羣工水火。蒼素混淆。然而邪正之際。固不難辨也。玄身在事外。何仇于君子。而顛倒是。豈有不容已耶。呈身醜類。獻媚當塗。所得幾何。而甘心爲此。吾不能爲之解矣。雖然。世之身在事外。而顛倒黑白。呈身獻媚者。又寧獨一玄哉。玄武進人。其父中直。以編修諫張居東林。亦爲清流所許。玄乃背父兄附邪黨。公然爲名教之罪人。眞小人無忌憚之尤者。正奪情廷杖削籍。其兄亮官御史。入獄。之誠案。効居正者吳中行也。不知此何以作中直。或誤字。

寄范筆山書。向嘗流覽前代。蠭記其姓氏。因欲遍觀有明一代之書。以爲既生有明之後。安可不知有明之事。故嘗集諸家記事之書。讀之。見其牴牾疏漏。無一得滿人意者。如鄭瑞簡之吾學編。鄧潛谷之皇明書。皆仿紀傳之體。而事迹頗失之略。陳東莞之通紀。雷古和之大政記。皆仿編年之體。而褒貶間失之誣。袁永之之獻實。猶之皇明書也。李宏甫之續藏書。猶之吾學編也。沈國元之從信錄。猶之通紀也。薛方山之獻章錄。猶之大政記也。其他若典彙。史料。史概。國榷。世法錄。昭代典則。名山藏。頌天臚筆。同時尙論錄之類。要皆可以參考。而不可以爲典要。唯焦氏獻徵錄一書。搜輯最廣。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傳。雖妍媸備載。而識者自能別之。可備國史之採擇者。唯此而已。客歲館于越城。得觀有明歷朝實錄。始知天下之大觀。蓋在乎此。雖是非未可盡信。而一朝之行事。暨羣工之章奏。實可信不誣。因其事以質其人。亦

思過半矣。始歎不觀國史。而徒觀諸家之書。真猶以管窺天也。第竊不自揆。嘗欲以國史爲主。輔以諸家之書。刪其繁而正其謬。補其略而闕其疑。一仿通鑑之體。以備一代之大觀。故凡遇載籍之有關於明事者。未嘗不涉覽也。即稗官野史之有可以參見聞者。未嘗不寓目也。又曰。嘗與同志言。吾輩既及姚江之門。當分任吾師之學。今同志之中。固有不專于古文。而講求經學者。將來諸經之學。不患乎無傳人。唯史學。則願與吾兄共任之。誠留意于此。不但可以通史。并一代之制度。一朝之建置。名公卿之嘉謨嘉猷。與夫賢士大夫之所經營樹立。莫不概見于斯。又可以備他日經濟之用。之誠案。此季野一生治史之要論。史學之用。尤爲包舉無遺。稱引明人紀事之作。不甚完備。蓋少時所見者僅此。及參史局。搜求當益廣矣。書中有客歲館于越城語。故知此書必在己未以前。

王中齋八旬壽序。北平王崑繩尊甫中齋先生。乃明室禁衛親臣。熟悉先朝遺事。年八十矣。而篤念故主不衰。嘗慨野史失真。多詆誣烈皇帝聖德。爲著崇禎遺錄一編。雖卷帙無多。甚有裨于正史。

循吏高公傳。地不產黑鉛。而歲輸三百斤京師。即易之燕市。交納之。費且不資。乙丑秋。部議增諸郡鉛十萬斤。而派內鄉者至二萬八千。公以力不能應。疾馳會城訴撫軍。撫軍欲疏請。而虛部中不聽。乃令南陽諸州縣協解。解官因以爲利。郡守又左右之。費益不資。公曰。奈何以一縣故。累十一州縣。祈請益急。會撫軍遷去。代者具疏祈免。部議果不行。公以爲大戚。刊歷年。請免文牘成帙。曰仁人君子。庶惻然動念乎。之誠案。黑鉛之徵取。豈當時以鑄鎗炮之用乎。

宋遺民廣錄訂誤。何宗元更入隱逸傳。然嘗仕元。爲宗濂東湖二書院山長。又行省聘爲龍興郡學師。非遺民。文及翁。爲僉書樞密院事。聞元兵逼江南。諷臺臣劾已。章未上。先出關遁。此不忠之臣。安得稱遺民。趙潛。爲沿江制置大使。元兵未至。先棄城遁。此誤國之賊。安得稱遺民。趙復。雖未受元職。然其教大行于北方。日主講席。終于燕都。非隱士也。亦不當入之誠案。季野宋遺民廣錄訂誤。考訂精核。義正辭嚴。蓋爲順康時冒稱遺老者而發。誠不苟之作。趙復以日主講席。亦不得爲隱士。列遺民。是則當寬于人而不當寬于己者歟。然馳騁聲華者。可以悚然矣。之誠案。亭林集有廣宋遺民錄序。謂今諸繫姓氏于一二名人之集者。豈無一日之交而不終其節者乎。或解后相遇而道不同者乎。固未必其人之皆可述也。蓋亦微譏其濫收。而辭較渾涵。故以見似人者而喜爲喻。所謂君子與人爲善者歟。與季野之言。各有其旨。吾則從顧。

明夷待訪錄

鈔本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署後學鄭性訂。大節較其字避及曆字。則乾隆時所鈔矣。蓋即就二老閣本傳鈔者。梨洲此書。本孟子君輕民重之說。抉歷代之弊。恣爲快意之論。用筆如舌。極馳騁之能事。大意皆主復古。然以較日知錄。但推明古制。不輕作主張者。又稍有間。其中亦有可以推敲者。謂郡縣官有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鳴于衆。其權操于士子。不知郡縣官避位後。即聽士子爲之耶。抑曠官以待後任之至也。使郡縣皆如此。不幾廢事耶。又謂凡郡縣書籍。不論行世藏家。博搜重購。每書鈔印三冊。一冊上秘府。一